

讀菴支飯小品目次

卷五

序

淇園圖序

劉雪湖梅譜序

鄒五從聽石草序

許玉史近義草序

醉白旅草序



詩有文會小品 目次
廬青草序

小題怡贈自序

青谿儒童小試序

塵談序

詩三四房選序

小題銳序

墨鐸序

來香社草序

自怡篇序

著壇搜逸序

尺木堂稿序

倪鴻寶制藝序

劉迅侯名園詠序

重修三槐家譜序

地理玄珠序

賈太傅新書序

詩林文餘小品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菴雲小集序

梁山人梅花詩序

王實甫西廂序

蔡漢逸梅花詩序

鍾山獻序

語石居序

東坡養生集序

知希子詩集序

本書家演序

集唐詩序

蓬蒿園詩集序

李道生五游草序

李賀詩解序

屠田叔笑詞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徐文長逸稿序

游喚序

律陶序

送周岐山陝濟寧衛經歷序

贈賀水母董太孺人七十壽序

賀賴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賀許太封母李太夫人霞翁許老公祖一堂

雙壽序

賀徐定侯新蒞山陰令序

唐豫公香報軒集序

行狀

奉政大夫四川保寧府同知應吾徐公行狀

明故誥封周母陳太宜人行狀

墓誌銘

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加服俸一級望平徐

公暨配厲安人合墓墓誌銘

袁州知府鳴和朱公墓誌銘

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如臯知縣吳公暨配贈孺人吳母

熊氏墓誌銘

祭文

祭文昌帝君文

祭丁天行文

奕律 計四十條

謹菴文飯小品卷之五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蕃錫康伯父訂

序

淇園圖序

圖冊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巉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
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
貌古格幻闕得其奇骨采衣妍渙粵得其麗然而韶

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居郡中者有八而最。最寵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最觀止矣。最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誦古栢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美墻之暇。薤蕪擴隙構園讀書圖之而命名曰淇園。遜子敘敘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尋丘穴溝借。

瀦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蹄渴酒溢肴枯不須典盡先懊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於日而侈於夜。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黠檢招搖城闌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視未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惘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脩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

隅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鬻。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蕞。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枕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窮巒驚峭。竟日賞心。以鹿

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匪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筆往長臥。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鍾。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俯萬戶則獨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籙。盤盂熬丹。脂而勝鼎。印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吞玳寶而成仙。此諱非美。箭氏之福耶。吾越中居者仰屋。行者辯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日

供其身於丹峯翠靄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淇園更爲福地可乎。或曰命名淇園。蓋託於有斐之義。予謂竹之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漪漪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孰章焉。如是則子猷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劉雪湖梅譜序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早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不知莫大於聖。直精神任之。莫遠于鬼。直思慮通之。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

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腕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奕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

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為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鬢鯨背兩瞳子如碧照而神甚王方高臥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為刻之於姑孰宦邸其詩卷稍為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

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鄒五從聽石艸序

時藝

肉氣靈活。俱從竅出。竅之最急者曰聲。而不審聰明。庸知以聰為兄乎。聲者天之所愛吝也。昆蟲得其一二。鳥獸或三四焉。而人得其億萬。聖賢得其不可思議者。以為羣聲之主。脫口落墨。即中律度。一部四書。聖賢無聲之聲。盡傳於此。世儒苦功令割聲為題。又

懸黎曰
異別
前世
生

認題為字。但能視題不能聽題。此所以無高文也。蠡曰。鄒五從。未壯取高魁。予旅居廬阜之下。懷刺見投。一接見之。玉纓竹采。豪電陸離。徐對之。溫溫抑抑。幾坐我於玄風朗月之表。意氣默可。不介言深。出文字一帙見示。博奇快妙。瀝神攻髓。豈當日生長鄒魯親聆聲。效有宿世通乎。何其聲之相似也。不可思議。得此一譜。遂開人世思議之路。吾不知五從之耳。何以錦洞至此。蠡曰。石鐘山。被坡老拈出。非風非水。非石

非空。乃盡鯨鐘鳳管之妙。五從籬落間物。或者有得於斯乎。稿未屬名題聽石艸以歸之。

許玉史近義艸序

文而曰體。文從體出也。自破首以下。皆體也。體莫正于人。而人不易正。則相與歆而遁之。遁而遠之也。國初之文。傳人之貌。成弘以至隆萬。則繇貌而神矣。萬曆之末。俱學傳人之影。至于今。傳影不得。則起而傳人之夢。豈惟傳人之夢。乃傳音肱乳目之夢也。浸假

說得痛與
假快文波
澹淡忽作
志止妙不
喻

非非物

而身長千里。為不飲不食之燭陰。究竟歸于混沌。眉目不施。手足不設。而猶以為未極。此非作者之罪。乃賞之者之罪也。何幸有玉史先生。毅然獨出。還其胎而正其體。繇夢而收之于影。繇影而活之以神。繇神而肖之以貌。取法王唐。寄裁田鄧。鼓吹郝李大言名理。小言笑啞。具從竅靈生動。以至相好端嚴。靡不可模。可範。此其才不欲為鬼魅。而以人統覺世者。真孔真孟在是矣。文章之苦。豫章齊魯更甚。而近日三吳

特義序

亦中其魔。凡事天下效蘇人，獨此道蘇人不安其自。守溪先生尚在。玉史到關，明日先遣太牢祀之。

醉白旅艸序

混沌之界，原有一大縫。在五色之日，但見霧雨冒昧。須臾悶熱，迷人也。名醫鍼地，潤若車輪。若只從肉骨刺去，則痛而不癢矣。今之爲文，何以異此。樵李支小自賦，高孤冷，識具靈合。讀未曾有之書，見未曾有之人。游未曾有之山水，吐飲舊新。鑄陶玄妙，能於聖人。

七竅中取其最先發聲之孔，始爲箏笛。漸發黃鐘盡之，則雷鳴海沸。他不具論。所爲醉白旅艸，僅數言耳。粲粲落落，離離昭昭。帝何以帝，王何以王，公何以公。相何以相，頓使煩悉畧雅之景，冕旒動而紳笏端。相與危言正色，喜少畏多。若尺幅上開幾生面者，所謂從縫界中探出神活也。如此者，方謂之善讀書。若徒強記，令女兒抄出，不過一繕寫之工也。而奧義無所發明，輪扁不從旁，糟粕之也乎。

廬青艸序

山乃形乎日非形也氣也從天飛下不從地上也何以知之山遠則青是父氣之分墮矣余從江上過馬人峯歷紫牛磯望見廬阜青入天表橫亘出藍之蔚蓋華國分野吳楚居平故山川之氣鍾於天者更青而青氣之醱醱精鑿則又鍾為文章秀特之士以故江州數百里大有可人予曾見其人併閱其帖括之義因思廬岳即一篇大好文字請啟座以聽頭腦東

徐耳猷曰
以王安道
華山記又
似湯養仍
范仲判子
一派澎湃
心富右
之謂大業
其然乎

是一篇廬
岳丹經須
在鶴背龍
頂方知此
妙
曰穩觀之

洪樵漢不畏有如五老之崛傲自雄者乎千百人羣
椎魯突兀然一見李公子便自不同有如金輪峯之
幕裏稱王者乎玉關金鎖走雪流聲有如棲賢三峽
之幽英冽爽者乎火藻鍊媧木槎犯斗又若駢拇非
指石浪花網有知九首峯之錯愕不倫者乎不飛則
已飛則冲天豈有大鵬萬翼剪廢有如漢陽峯之障
空玉舉者乎酌斟元氣獨讓虛公有如含鄱嶺之囊
括萬頃者乎夢外靈境僊亦賄來有如月宮山相思

澗看三疊之瀑倚九疊之屏乎。一道明河青山界破。
 下走玉淵艸根皆笑有如開先潭上之淒雋近人拔。
 足可狎者乎。劍關戟壁秋冬之際錦丹紛綺復有響。
 泉訴過萬年松骨有如上大林水口之妙續閩風者。
 乎。漆塚皴雲珊瑚濯霰洪濤大海盪浴樓帆有如石。
 門鐵船之惟魄險精駭我心目者乎。哀梨火棗留液。
 融滓但一沾唇腋風習習有如谷簾泉之遯其幽澹。
 者乎。凡此皆文字之至妙者而總其說曰青青乃生。

物之府物得青則意俱勃勃矣。諸友生之文奇正偏。
 全各極其致予不遑家印而戶合之。然拈出數則以。
 聽其自契。夫廬惟青極故曾戰五嶽肥勝而還。諸友。
 生得其一體出以戰天下必有青眼人爲知己。且謂。
 予言不謬。題曰廬青艸而以數語弁之。

小題怡贈自序

家大人一生苦心嘗曰獨得之技善觀者於此序求轉法華亦未必不領其妙也 兒書起識

有。縫師教小兒作對。月圓一兒日星滿。一兒日風扇。
 風何以扁日看縫師大笑。是兒苗髮聽鹿弱冠探花。

為學士星滿者壽。衿耳宣和愛畫。題傳殿官。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無當意者。一士人上奏畫。一少年一老人。金轡走少年。仰顧老者。鞭指其影。袍袖飽風。前鼓此馬尾鬣。蹄意俱拂。往恍焉。速有聲而不可止也。稱旨。賁西錦二疋。王實甫草橋驚夢。以孫飛虎白馬將軍相廝逐。不明不了。妙甚。此從漆園蝴蝶蛻來。子在雲間。見一優兒作鶯入夢。着淡紅衫。掉兩臂。濃粉塗朱。帶一鴉帽。似出箱之。此描魂瀝魄手也。吳

見。削紙葉。取極上。卓王積薪論棋。全在冷。綽。侵。剪。秦。青之歌。音窮而韻方。轉凡此。皆文訣也。孔孟語言。無有小處。大題小做。小題大做。題外生文。題中歸命。一部縮入一章。一章縮入一句。知是者。吾與之。論文矣。但大題可以逃敗。鄉愿居之。小題可以見才。狂狷居之。守溪荆川。昆湖鶴灘。鹿門思泉。諸老常樂為之。皆從狂狷。請中行者也。嗣後岳陽。儕鶴海若。鹿巢西銘。褒一楚望賓王。諸君子互出旗鼓。各極狂狷之致。而

醉李黃葵陽先生延漏仲容名師教其幼履素復徵
余伴之大集新舊之藏頒之教而示之的以為能小
題即能大題矣履素家學異資文心蒸秀而予則朝
氣囁嚅多所杜撰然每奏一篇先生輒呼叫可見可
見他日名世猶記虎豹犀象作出長安喧沸正孫策
提刀十三歲也倖第後以松龕集行海內尋有及幼
草有痒言有示兒改兒諸稿皆予所自怡者茲老矣
俱合刻之念陶隱居事嶺上白雲人所共見私我庭

戶亦覺不悅不怡故欲人贈之而人怡之也若人贈
之而人不怡則還我自怡即以贈我亦未為晚不然
前輩成已成物之心何居乎敘小題怡贈之意如此

青谿儒童小試序

青谿令季考秀才之日即季考儒童曷為乎儒童有
季考也日附於秀才之考而有季也曷為乎附於秀
才之考而有季也日季考為正考地也孤寒者於無
緊要之中過主於巷而高明之家欲其子之齊語引

玄宰曰
家二郎
歸正與
與把笑
必看女
九看此序

而置之莊嶽之間也。羣英畢至，少長咸集。約二千三百有奇。於是青谿令出理題試儒，出枯題試童。出一理一枯之題，以試可儒可童者。而儒童之技，具奏鳳彩下射，虎氣騰上，不守父師成說，而獨寫靈心者。首拔之。紅霞燬玉，月香秋生。未賜天廚之珍，而亦不食人間烟火。次拔之。筆下有文，胸中有字。五官勻稱，六輻輳停。是苦心用意之客也。再拔之。而或丈瑕尺瑜，小鬻大腐。目下未必超超，將來或當了了。終拔之。於是青谿令又為之點圈塗改，取其最雋者，如千篇附錄於秀才之後。覺青谿秀才之文，固好而儒童之文，又好甚也。或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豈其父凡不如子弟？予曰：不然。美婦遜女，良玉遜璞。蓋自古記之矣。

塵談序

可惜此子雖不滿而實與之

司馬漢章會稽才士也。為人塞而自通。其豪意在足。其禪意在眉。其文意在垂眼。歛吻之間，既為清白吏。

子孫日進鮭菜二簋勢不能多欲而升合精神卽有欲亦不能追欲以故他無所事事第下上古今書籍迫其思路於帖括中乙卯浙試七篇如峨山雪半以知仁破有下襲水土之語不及格而觀者傳爲艾子予與錢仲美不之罪也人面有海目方可視江河彼且爲池沼以圍我而遠波立其上焉在其不駭而去哉今漢章游晉陵時示我文靈杳孤詣小花綻鮮譬之強壁生珠入手月動然猶恐其矜而夜行何者人駭之心俱起於已有矜念昔王麻奴持悲栗訪尉遲青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領頤而已曰何必高般涉調也試一平氣持之蕤賓鐵自當從菱荷間出請以此質之晉陵諸君子

詩三四房選序

肉有菜意則肉佳雖云舌端三昧而物理應自如此至於文章何獨不然正欲與子姪等商兌頤卦而友

生以詩若而房巧選一切醯醬桂薑皮毛髓汁俱命
玄水汰盡第賞其先天之味最清最厚者養脾悅口
而止夫義所同嗜下筋便知固不必杯盤珍譎走馬
取天花而苦酒試龍鮓也海內荀勗符朗近出何曠
之上我為段丞相老婢而可乎

小題銳序

越中輿地絳闕直通閩風靈碧日來生氣愈出予每
以一日之長不辭形穢往往題於珠玉之前亦既倦

法而因以
怡文者
門人陳錫
社識

澁久作鐵門限矣而門人沈爾彙唐伯文輩以所刻
小題銳徵言或曰此毛遂之錐劉章之劍孫策之子
太史慈之槩少年場鏑不留人耳是不然文章之祖
必本於火火之精欺日藻天而其體則銳分燭重英
不可嚮邇文之至也山川效之得銳者勝則有鼎湖
拔空華不注兜卓桂林千筍匡廬五老諾巨羅剪峯
一望而刺瞳警骨矣蒼頡書成鬼神夜哭中山兔長
咄咄逼人是筆者火之子而銳之先也文章不取銳

將鈍漢是可見耶。雖然鍼有青蓮板牀有魏牧悉從
鈍得銳磨淬之極。天穎自標不則棘猴之顛將何作
削狂薑之尻但有一螯已耳而又奚取於進之速也。
諸君文具在錦肱秋眼一鵠萬矢所向無前而中堅
後勁俱妙能夾持之海內行行且當避其作鼓之氣
而吾獨服其不一於銳者如此。

墨鐸序

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周易人易也。固也。人易之

李晦叔曰
謹老以文

為戲然奇
賜靈肺隨
意寫來自
妙更妙在
又每顧題
所以今文
古文皆勝

言精由今觀之止有天易而已。人得父始生天者人
之大父也。五經言人事俱本於天。書歛若詩於昭春
秋繫王禮太一皆天也。易者天之統有一字言人不
出於天者乎。顧言天者不備不如天之自言天之自
言聖人是也。人脫天殼以來。懵然如孩。昏然如醉。臥
人嚙嚙不知其父。仰為天。日汨其清明之體殆盡。而
止天罔一。太極人可寤矣。而不寤天於是情。庖犧為
指。犁然畫卦人可寤矣。而不寤天於是開文。周為目

巧心清發
玉潔瓊敷
真大手筆
也
西人諸長
識

文以目語之。周以目成之。而人又不寤天。於是不得
已。勞尼丘爲舌。至尼丘以舌從事。而易之蘊。迺苦故
詩書執禮。不妨公之門生。而至於易。則尼丘獨取之。
不欲遜其目。五十學易。匪贗也。以爲知命之年。必某
也可庶幾。代天言云爾。一日高坐杏壇。韋編三絕之
際。喟然歎曰。文不在茲乎。此時尼丘洗心於易。內洽
淵微。外動罄咳。皆易也。則皆天也。不知何一封人驟
見之。曰道在是矣。此天之喉舌也。歟哉。胡不生之於

晝而生之於夜也。世之魔不厭倦。則覺之聲不厭煩。
天勞之者。乃諄諄然未七十。而如八九十者乎。鐸之
思亦過半矣。尼丘歿而鐸傳於卜氏。卜氏歿。鐸懸之。
不傳。施讎孟喜。梁京費鄭輩出。而欲攘之。然皆落象
數之詹詹。各得其片響。鐸終懸而不下。程朱出。鐸次
第復振。高皇帝表章。以四易試士。一以傳註爲師。
鐸乃如克。鼓禹鐘。雷鳴獅吼於宙間。蓋嘗締審尼丘
之鐸。其輕重緩急抑揚之節音。猶在耳於元亨利則。

輕之而於貞則重也。於吉則緩之而於凶悔吝則急也。於屯蹇困否則以輕且緩者揚之而於豐臨豫泰則重且急而抑之也。故鐸之義在音音之妙在手惟聖通天有言。卽命不然安所用金口而木舌乎。則此數百首墨義由音響遡之程朱兩先生由程朱而遡之卜夫子以上達於尼丘義氏對越昊天。孰云文章小技。可以瓦缶棄之也。此王君達鐸墨之意也。

來香社草序

李廣之軍苦不能射。屏居南山下。搏沙爲左賢王。置五十步。以黃肩擬之。三日得其腹。十日得其目。一月而得其喉。得腹者共飲食。得目者貂得喉者與金。則與之矢十金。俄而賢王之喉。矢無集地矣。金愈進步愈舒。右北平之役。以此逃去。人知志一可以動氣。而不知氣一可以靜志。志至於靜。則思無二格。靈有專門。天下至巧至妙之事。皆氣以先之也。近吾越中舉子業。稱極盛。而來香社諸君。又最人握奇篇。曾纂

燈竟讀之。如聽雲璈。如挈火浣。如遇寶青。雄貝理必
竅鑿。言恐口先。何英人之勃勃也。夫氣之所往。在紙
紙立。在字。字飛。此自諸君餘勇而抑。知故將軍之所
以射乎。沒石之技。起於射虎。射虎之技。起於貫虱。視
虎猶虱。則無全物。視虱猶虎。則無空物。志氣交競之
時。不可以先後論也。射有似乎君子。其將然我也耶。

自怡篇序

文莫妙於天。天之文何在。口其靈在空。其健在轉。其

骨在青。其精在日。其韻在雪。與月。其采在霞。其叫號
狂怪。在風雷。而其變幻詭戾。惚恍合離。不可想測。處
則在雲。是故諸象形聲。俱有定軌。而惟雲流。今古曾
無同局。兵家言韓雲如布。宋雲如車。秦雲如行人。蜀
雲倉困。齊雲乃絳衣。此神其變之說。而以常惑之者
也。乃所以幻之也。但雲有真體。觀雲有術。必觀其心。
蓋金翹赤雕五色。雖爛焉。卿吉。吾覺其阿閃而躁。
惟是白雲之興。春容澹漠。其行浩浩。其留圍圍。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荀氏所稱友風子雨託地而游。故足多也。是將無心出岫。育羣生以還六氣。豈僅僅嶺頭供人把玩哉。吳之以此名其篇。蓋寓跡於冲而意實不可一世云爾。雖然此大物也。持贈與人亦大不易。有縉雲氏起則文命之候。當令入房。如其不然。寧暫撻之籠中。毋據貢於長嶽也。

著壇搜逸序

先時主司命一題。了了高懸。如燈謎待舉子。打破取

青錢去。踰時試官借舉子文。溫題目偵聽物價。真正方高下也。迨今日則一揣摩一求索。兩人相取如摸盲絆。則怒撞則笑而已。予爲童子時。讀先正文。俱確不可易。卽如君臣一題。瞿昆湖金星橋王荆石各正性命。決不邪借看。其破題元必高於魁魁。必高於諸進士。而當日場中。原以破題定甲乙。帖括名次具在。可覆而按也。蓋嘗論之。論文如選色。其面在破其頸。在承其肩。胸在起其腰。肢在股。段其足在結束。其大

項水心曰
論文論色
不作二參
才難色難
不其然乎

體在長短纖肥。神態豔媚。若遠若近。是耶非耶之間。而總之以面為主。面不佳。百佳費解也。豈有不能破。而能文者乎。雖然面難辨也。亦大不易識。貧鰥躁士。得粉卽懽。見夷光亂髮之際。便有決驟唐突之意。此惟真能好色者。方可以別色也。如第驚誓肉一首。三十六宮。平康北里。無不可銷魂者。豈知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乎。吾因張亦寓兄弟之搜逸。而一及之。亦寓曰。函之久矣。被謔老一口道破。怪哉。

尺木堂彙序

吳倩占解頭十日。忽屈易主。司不憚。輒多其房額。一人示酬補。如此重吳倩。然而吳倩不以此重。吳倩試必首其偶。其偶必心服。而是秋。廣出偏師。直擣人人。訝吳倩非平日。吳倩不以此輕。吳倩未入棘。暱就予。呼盧雄飲。自言持三日糧。必破趙方會食。旣而廣成。卽示予卜魁解。若參取。然得失互見。而予亦不以此輕。吳倩重吳倩。則爲之語曰。他人之文。吾愛之。吳倩

姜仲詒曰
談文欲似
其人持此
可以世間
索驥矣

言者不食八出 卷五
之文吾畏之。則又嘗戲擬之曰。貌美骨妍。髮可以鑑。而無奈其悍且妬也。舉關穴。革射石沒羽。力至矣。而無奈其鞅鞅跋扈何也。嘶風劃電。騰跳萬丈之嘔。如馳金埒。而無奈其善蹄人也。吳倩家貧任俠。出則落落不羈。歸則蕤苦膏一蠶。向鐘定雞鳴之際。或抄或讀。俱係大書。嘗與予談。歷下弁謀。定欲裁成之。爲一家言。此其舉踔濶厲。不得已。俛首博士業也。天下之人。得氣者。可以處大事。天下之文。得氣者。可以取大。

名江淮湖海。非不浩汗。然而由地中行。至黃河則從天而下。雖滾暎眩。衝齧橫來。不知紀極。則氣實先之。吾不畏江淮湖海。而獨畏黃河。以此吳倩之文。不其然乎。世更有乘槎客。能遇之者。其以予言識也。

倪鴻寶制藝序

宇宙大穴也。大穴之中。皆千孔萬竅之所據。靈洞環通。愈上愈有第。著血心一粟。則窒絆而不可解。有兩高才。善用玄行之路。居陋巷者。日鑽其法。以急而破。

黃石齋曰
奇想突長
知命轉峯
不可思議
玉汝一生
知已

實居闕里者曰貫其法以緩而串虛一凡道德性命
功業文章具從此出吾嘗以此相人高高下下視其
自所謂孔竅者以爲高下而已古虞倪玉汝脫胎之
後卽欲騰翻大穴每喜湛思鑽貫互用上窮碧落下
索黃泉一語之間而神馬思車已周萬里束髮雋賢
書待 詔金門不報歸縮其身擬極蟲豸之態蠕之
股也飛之翅也蠢動之脊而蒸濕之尻也具畫一玉
汝以此自戲卽以此認真俄而頂光一發鵬雲龍海

獅雪象山形至玉汝而了不可得其人甚平其思甚
怪吾每度其腸必有九疑轉面三峽倒流之景度其
肺肝如五嶽真形紫蓮花蓋仰度其容納傳度之官
必另開一蕊宮林屋笙簫縹緲而度其心腎之交則
火藻燭天玄池浴日不敢迫視者是當扼明通之
管以幹辦人所不濟濟所不先之事三不朽惟所用
之其孔竅自別耳人或以我佞玉汝且莫讀其歌詩
古文辭試出時義以視之有不愕然靈動眨眼一思

者乎豈謂玉汝得一第而遂佞之也

名園詠序

書刻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
二夢寐不訛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擗
水邀山相之以動潛旺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已有而
狂士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常試言之善
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
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甘景杜少陵之空

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
血爲巽市爲棘園爲斜陽荒草狐嗥蛇嘯之區烏乎
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
埃壙中之園渴其獨擅者在花硯确中之園粗其借
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禱者在竹與水而禽
石珍瑤脰飛氈裏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
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冶家盡樓臺乃自然不營之
園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

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
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闕
寶潼關人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日神
倦訖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干
古之盛矣吾友劉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下無
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與雲老鼎泣魅宿帖奇書
病琴瘦鶴種種韵絕典則一棹挂壺無人徑往辟疆
濠濮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有獎無譏逢慨助慷

每于名勝會心處輒爲之償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
肋留味或擊節于腰簪之衝或賞神于牡黃之外于
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
夫亦息壤間之大盜也與哉余力不能園而園之意
已備上自雲烟下及圍澗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
及解衣潑墨耳五楹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
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于瓦埴中也以
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重修三槐家譜序

我王氏在宋故大有譜建炎中□氛甚惡南渡分失
戶單而人樵遂僅知祖愍節公及愍節公以後所名
氏弘治已未有文器公者慨然於籍談之陋起而修
譜斷自愍節公始而不及其先雖未考前史而遵所
聞守所傳不敢誣冒志慎而系確足嘉也厥後有莘
樵之學見胡澹菴疏乃欲畔愍節公於倫之上陽一
字曰大倫又字之以天敘以影響於王文成之祖噫

陋斯甚矣沈約魏收至今笑者齒冷而況竄易祖名
諱以謾子孫耶嘉隆間文清公出欲接其緒塾井坐
腐猶未得悉綱目以爲愍節公係文正之後而王沂
公亦文正公云然胷中終介介於澹菴之語所抄述
沂公事頗詳駁若幾幾獲出青州胎下爲幸赫蹏蠅
字數年格世問友質師良苦也然猶賴其疑且闕得
仍文器公舊譜遂老以成文卜害先大夫執任之手
曰夫譜者所以知有祖與宗也人而不知祖與宗野

禽犢也。知祖與宗而蒙他人之賢貴，避己之不賢不貴，是猶之不知其祖其宗也。是又禽犢之在市者也。不如其不知愈高。乾邑通系北海李浦山，託根唐公。郭崇韜俯伏令墓，千古以來謂之不肖。吾又聞之。隴西有主持之人，則文皇以天子之尊，不得附之。而今世倖一第，或餽賄賣祖所賄者，降其等而賄者之祖儼然居上，而當其拜予，更恥之。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小子之言亦或文矣。其有以述予蓋予三槐之後

也。而莘人也。予歿汝必爲王氏譜，是是非非毋忘予所欲論著矣。小子任曰：諾，不敢忘。先大夫以九十四齡棄藐孤去，祥琴之後，於是取所遺譜，攷其同異，訂其譌謬，次第其生平行實，將有要領矣。而童子師爲宗人承錫承芳，得假姚江樂湖大參之譜，一加指閱，則亦祖黎陽吻合。至愍節公之孫，柎蹟止無傳，而柎之子名中者入越，是爲越枝，卽爲吾家之本。而姚江不知也。蓋不勝其珠還劍合。小子見父之喜也，遂修

而葺之。作凡例以敘意。作世遯以存源。作圖系以明
厥。作名致以還人。作本紀以昭祖。作列傳以顯宗。作
約法以聯族。作文獻以備徵。作集言以詔則。作守譜
以垂永。蓋上自司馬。下及歐蘇。而迄於我。明李北
郡諸名家之旨式。俱酌而衷之。以成我三槐王氏之
譜。庶幾哉。先大夫殷殷所命之意。爲不倍矣。嗟呼。前
人作車。後人合轍。言合轍者之易也。向非文器公及
文清公。方存一帙。則我王氏子孫。被髮而祭。且不知
何野之從。若文器公文清公者。與譜俱存而可矣。

地理玄珠序

葬經。福書也。而孝書也。孝書之作。必助於泚頽之代。
是聰明豪傑。不忍鬼其親。而欲以人還之者也。今夫
神也。聖也。仙也。佛也。皆鬼也。以爲形既去。而神在也。
葬經曰。神不可知。吾知有氣而已矣。以神聖仙佛。還
其親。不若以人還其親。天地不歿。賴有氣在中。處爲
人。失氣則歿。得氣則生。失氣則歿。而歿矣。得氣則不

生而仍生萬物歸於土。生於土者。在土爲氣。在地爲理。氣之所在。理卽官焉。葬乘生氣。一言而蔽地理矣。說者謂青囊祕授。起自黃初平。而郭景純述之。自是以後。玄澍赤霆。金函畫策。平砂玉髓。撼龍賦雪之輩。各有疏箋。而地理之書。分如聚訟矣。慈水費翁年或長矣。宿世地仙。一生參契。凡崑崙之子孫。半識其面。是名家之父祖。若探其棺口之所衝。眼之所醉。意象之所擬。規夢魂之所譜。會無非此理。無非此氣也。乃

盡發諸子之藏。成爲一家之言。名曰地理玄珠異哉。象罔乃能得之矣。乎翁更精於陽宅。吉凶射覆。應口如環。若割肉生之。不窮於響。而脩救補葺。一門一戶。可急民用。則筠松道人之手。妙施而不費者也。翁與人子言。輒依於孝。大約先以水蟻爲懼。而福應姑後之。此其旨得大體。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矣。慈水乃孝子之鄉。而又有見梅翁以錫其類。則是書與慈水共流。吞陸海江河也。而寧使蛟龍獨私之已哉。

賈太傅新書序

漢興有孔門一人以顏子之才而出之以孟子之氣。日星其胸。江河其口。稱古今秀才之祖。洛陽賈太傅也。自治安仁義之說出。而太傅之品骨以定。吾讀其書。計其年事。無論百函併發。日所不給。卽世故國情。古今終始。亦豈一弱冠小生。卒卒可辦。想其人必有宿命之通。必有奪竅之相。必有哀樂過人。笑啼自若之僻。必有高趾疾行。長揖上坐之傲。初離蓬藁。卽爲

天下第一。吳公所賞識。入朝卽望見天子。登山行路。不知其難。叫關謁鬼。未審其苦。諸老先生對議。俱出其下。又不歷所謂老圃宿猾。詐雌故鈍之巧。此大受君子也。得以此失。亦以此矣。絳灌諸公。馬氣未除。虎心自上。耽視一疋雛。曉曉喋喋。不日改正朔。則日定官名。能拱讓而安之否。陽武丞相方亦講法律。重簿書。期會不省大故。爲何等不惟此也。文帝天之所篤也。是時干戈擾攘久。帝大肯欲以緩靜治天下。句

之射獵自娛之外一切毋動爲大託之乎愛黃老耳由是觀之太傅紛更之說帝一謙讓而蓄憎已多矣帝先不用賈生矣不待諸公之毀也帝又憐才甚而思一把臂賈生且前來又不喜其咄咄故以鬼神抵塞使在口而不暇他有所關說帝之於太傅在悅與不悅之間矣帝不用太傅太傅亦不能用帝此子瞻所云立談之間爲人痛哭不講於優游浸漬者也

優游浸漬誰可以訓而獨不問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出功名之心灰死生之念起太傅以爲屈子猶可以其神吾等則有立槁耳弔湘賦服至於不憂不疑而

哉靖懣懣奈何矣悲夫太傅有王佐之畧而使

他國而吾

其相孺子以成也當時著述龍門不盡見而孟堅所云五十八篇何柳州以爲散軼居多子尤疑其有贗附者如五餌三表之類太傅或另有旨不如是之戲也吾友孟子安能讀大書絕愛太傅以爲西京首出

之文。不可不爲統合。又爲之分類。而此櫛之神綱髓目。毫無遺議。蟲魚豕亥。一時暢然。使海內得觀賈子全書。所謂洛陽紙貴。亦太傅之桓譚矣。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把臂買筇。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塞使狂幾處。山水逢阿堵。舉却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嫌此則日著吾面。不辱也。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魔。大纛出鎮。短後削歸。絕無矜拂之意。每至我艸亭。

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帆半胸癡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晤。忽從天口言旋。以記繪其像。以詩繡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夢魂猶冷。若坐我於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蕊。嗅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謾謾溶溶也。伯鷹口色易衰。書易倦。無斃無妬。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日。卽抽歷。謂之以雨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

蒼頡猶以爲未供其觀也。使人人而皆隻眼。與玉壘分面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我隻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須恁底。驛大日。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惹雲小集序

艸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雀也。自胎亂以至於禿。其情。瀋影。鬼卽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篩月則幽。撲雪則瀟。籠雨則潤。此天文之妙也。綠光萬頃。湘浦。翻

川朱晝老秋。襖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廬宜禪室。宜翠袖倚暮。宜紋杯落子之遲。宜丁丁出塢。宜青眼人箕踞。或不通姓名來。諷嘯。此人事之妙也。而所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塞瓠子之口。作金姑之聲。規閤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僞篋筦。剗心瀝汁。記面塗油。更苦甚者。削茹行藥。剗粉留題。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謂頌便來借資。日清日直。日虛日節等事。而竹無可訴免矣。汜人吳爾常。蕭疎逸澹。訪我釣碣。以

所爲惹雲艸相教。赤焰正攻。峨水忽救。情藩影鬼之
間。人與言俱妙。仙耶。雀耶。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常
竹中人。二箇一顧。幼陶一支。小白皆高士。東南之箭
也。夫物我嗜好。必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塵
肉肥重。坐對此君。自有飄騷欲上之意。爾常題之爲
惹雲者也。若日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語頌借資之
又下者。爾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梁山人梅花詩序

貴人公子。貯金屋而醉蘭膏。翹然自以爲得矣。而天
壤間有一種踽踽之冷士。視之一映也。顏回其其巷
原憲其其堵。於陵仲子其其井。侯生其其門。而漢陰
丈人其其甕。或老其鬚。或雞其皮。或槎枒其骨。或支
離其體。或擁腫其軀。或偃仰其臥。立彼皆欲自放其
天於幽清介獨之地。一或塵處。卽以爲大溷耳。是故
桂可得而官也。蓮可得而沼也。菊可得而家也。牡丹
芍藥可得而幕也。蘭芷辛夷之屬。可得而盆之。盎之。

也。惟梅花不入富貴之堂。而富貴之人。往往欲竊附其韻。強冊之以春魁。媚名之以瓊玉。虛崇之以鹽鼎。彼以爲大辱。奈何哉。使我擊蹠連卷於粉墻香垀之下。供人耳目玩也。不得已。寧惟是道院僧籬。寄一枝耳。古今愛梅者不少。咏梅者亦多。然品既不同。言亦自別。杜甫以來。可問也。毗陵梁以寧。旣文旣博。亦玄亦史。閉扇苔寒。深巖坐老。作梅詠八十一首。以合九九之數。韻則步高季迥。太史吾未見。以寧而詠其詠。

則字字梅花。咀冰嚼雪。庶幾暗香疎影。忽到牕前矣。或曰。以寧胡不自爲韻。而韻以太史爲。是不然。梅何嘗不官。予爲王部梅之屬也。官則何常。但欲其有梅心。有梅骨而已矣。昨冬在都門。于廟市聘取一本。置之齋頭。官詹何龍友過我。唁而且賀曰。幸未初福祿。字。字。依之日。獨不有壽陽粧耶。請以此作梅韻。叅以寧。必且日子首鼠兩端。卷梅詩。擲還我可矣。

王實甫西廂序

詩三百而蔽之以思何也。思起於心而心不能出。夫其有所憤悱焉。有所感歎焉。有所呻吟焉。而各隨其思之。到欠以為聲之工。拙故曰思則得之。國風精于思者也。忽一語焉。創之曰窈窕窈何解也。窈何解也。聞之乎。見之乎。抑有所本乎。嗣後屈原得之曰要眇。宋玉得之曰嫋然。武帝得之曰遺世。太史公得之曰放誕。淵明得之曰閒情。太白得之曰擲心賣眼。少陵得之曰意遠態濃。而思路如岷觴。漸濫矣。西廂譜元

微之事。凡數本俱可觀。而王實甫獨登峯造極。凡曲皆生首。而痛獨首。鄭及鴛以為有天姥之教。而後發塗山之歌。誨子夜之造也。不從老陰少陰生。耦則無以起奇也。見女之情。千曲萬曲。非厭襲可嘔。即戾幻不情間。有文章綜錯。不過山異海看。斷不能出梁肉之上。蓋味至梁肉所謂無以尚之。是造物者設味之極思也。此書何以異。此思起于佛殿。終于艸橋。亦可能得而無已之求。實甫實有以侈之。然觀其詞章變

化高妙。入聖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淵。而終不出其位。或者實甫身有此事。而借微之以極其思。未可知也。雖然。思之既得。又不如其未得。就懽而後。賴有夢思。善讀西廂者。把臂入林。只當以酒澆之。躍起三尺。日天壤之間。乃有實甫。

蔡漢逸梅花詩序

花事多矣。惟梅花見天地之心。何也。似謂五行爲體。一陽稟氣。人但知其魁於春首。而不知其父在子先。

忽然突爾
不可端倪
門人陳錫
正識

蓋天地之心。從堅凝寒沍之中。發而爲和。絢爛乃早。故太羹玄酒。惟凍士所噉。而富貴淫軟之夫。不許著一夢也。固陵蔡漢逸。稱獨行高品。家貧力學。滅火更炊。踽踽涼涼。自食其力。而所抄讀。亦幾遍鄴架。呼其同咏之友。作楓社。又從吳江冷落處。想至孤山。乃於歲暮。罄瓶雪牀。縮鐵之際。織梅花詩三十首。備極楚致。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之下。漢逸學袁宏朗誦其作。予聽之以爲此心咏。非詩咏也。觀大士。

徐亮生日

已入非非

想界謝朓

獨墮落乎

詩者文餘小品 卷五
密祕在色聲香味觸法梅得此詩而梅心始露焉得
不謂之心咏時李青蓮在采石座上清風白月共聞
此言古今人不甚相遠咸曰正爾是

鍾山獻序

三百篇多婦人女子卉木楊柳黃鳥草蟲無不播之
詩歌以為得性情之正漢魏以後秦嘉封械以贈偶
蘇蕙織錦以寄夫詠絮標靈於朗秀頌椒著慧於才
誠至明而稱絕響矣若楊文憲夫人鴈羽滇池離懷

酸楚玉臺粧鏡間指不多樓近吳越中稍有名媛篇
什行者人寶如昭華琬能使閨閣聲名駕藁砧而上
之茅止生氏以微辟人史局尋從戎提數萬師塞上
以及明珠惹苒行吟闔海則其內子宛叔長縑短詠
彼上陌頭無不若吹羌篴度胡拍而製寒衣止生題
而行之以為原本三百篇而神情欲仙殆阿母池畔
而玉皇案前物耶夫苧蘿一女子才調無聞千載下
死分庭現靈於牛丞相豈非神物不朽婺

一點常明哉。鍾山之陽。燭龍銜照。瑤谿赤岍。皆靈境也。而宛叔寔產於建業之鍾山。經所稱女子獻者。以爲楊氏前身。何媿焉。

語石居序

前世好僧。因一念墮落。罰宰官。前世好官。因一念墮落。罰作和尚。豈不對待也乎。彭澤縣觀音閣長老法迦。前世好官也。所著心經解。痛快直截。乃以孟子解論語。不以郭子解莊生也。所作語石居詩。大有禪凡

權實之趣。予昔泊舟虎丘山下。夙起喚友人陸務滋。沈叔賢。書記劉文僮。王端於。將暝時。走千人坐上一蘇。不到。觀其朝氣。至點頭石。偶推之三動。四人驚惑。而吾不欲以語人。恐人不誠。我不知人。亦石耳。比之於石。猶其頑者。生公說法。千百大衆。無點頭者。石出補點。何足惟也。繇此類推。人不堪語。而寒山一片石。堪語。可以皮相之乎。吾願迦公。將詩作偈。時對孤阜。救此淪胥。一切哀苦。永無屯難。凡爾風雷龍鬼。江內

騎馬魚猪蝦軍驚史悉來受記使此詩為結想密教
與準提等大放便事也仍乞迦公謝却僧官使前生
今世筭子清楚更又大放便事迦公得無受想一笑
哉

東坡養生集序

盈○天○地○間○皆○生○也○蠕○動○者○生○天○喬○者○亦○生○衆○生○之○生
與蠕動天喬者等蓋生而不知其生也知其生者首
之聖賢次之豪傑以為生者短而不生者長也是故

雞鳴日出即料理此生常恐一失其實則不可復得
西雲東孔柱下漆園以至龍門栗里少陵太白皆攷
孜孜汲汲同講此生者也坡老出世靈奪無前之竅眼
空不壞之輪散為百東坡作儒作仙作佛作名臣作
遷客作游俠作騷人畫師作文章風流諧謔滑稽之
韻士聚為一東坡則刻刻作生計耳無論其參悟濟
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即最纖之事飲有
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遊消遣有行游消遣之

法土宜調適不燥不濡火侯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
而養之者老髯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
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有疎曠而無偏窄有把柄
而無震盪有順受而無逆施燒猪熟爛剔齒亦佳柱
杖隨投曳脚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
能養生白下王武工其貧高寄博古清真心盪琉璃
神車碧落喜讀公書而掄其趣旨者為十二卷總之
曰養生集以行於世意欲使井觀溷處之輩蠲破其

皆百節省其無涯之欲皆以有生之一日乞公少許
為樂不至與蠕動爭夕天壽論年此亦老婆心切有
當於坡公者也不但仁者見之之謂仁智
者見之之謂智也

知希子詩集序

此晉陵巢必大前輩之詩也稱知希者先生自署也
神廟戊子秋京闈榜放太倉王辰玉領解華亭董玄
宰占魁而必大先生以戴記奪錦都人士甚喧得士
之盛而更喧先生為青麟火玉以嬰見中大科則爾

時先生總角未親迎也。先生秀眉朱吻，狀貌小怯，骨見衣表。在張留侯、沈隱侯之間，然而天與夙慧，賦鴛咏鳳，衝口成章。與予盟社，稱兩歲之長，拈弄帖括，後卽賡互韻語，都人士竊笑之，以爲少年輩何爲是。薨薨者而尉氏阮太冲、中牟張林宗見而悅之，獨謂兩生旂鼓正銳，中原七子未知鹿誰得也。旣而予倖第去，先生終吝公車，猶憶庚戌九月分手春明門，慘惋不懌，杯酒頃唱，遂成車過腹痛之兆。嗟呼！玉樹尋枯。

彩雲易盪，天平忌才，猶忌蓋代之才。少年貧天，不特淵憲也。山陽笛冷，夢寐故人，猶在屋梁落月。而今且以受姓之故，累其家口。天平忌才，忌之盡毒，則不解其故矣。猶幸胤存，公甫能讀父書，荅頴藻，豎博瞻英流。此讎之後，依婦敬亭，乃簡先生遺集，問言於不佞，則爲之序。曰：古人之詩，皆情以生，文先題而後詩也。今日之詩，則文不符情，有詩而後補之題也。近日詩壞於鍾袁，更壞於館體，託之乎琢鍊，而實非敲聲。

自命曰高玄而終歸嚼蠟此皆求新求異之過也如先生詩感嘆則悲敷榮則感趣益爽逸諷寄微歆古可置之漢魏律則駕以曆元滄溟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先生有焉先生意不可一世每成篇後止以示余示後卽秘之以付名山垂三十年而茲集始出其自署曰知希子言其不易知也知希則我貴矣而終以王生知之王生弁之得非寒拾有緣視生歿存亾爲幻泡則知先生者任一人而足矣

本書蒙演序

始予行及幼草畧益海內小子第毫末自謂腐儒在塾亦不愧人家茶飯者也然余昔所幼幼吾猶子輩茲年已半百而吾幼纔可九齡五四三歲耳一日畊釣之餘魯酒斜陽箕踞搔首而吾幼擾背膝跳梁跌蕩不知何所聞得忽請予講故事予撫其頂曰乳竅未醒天於何殼地於何葆果餅祭孔聖人未罷各懷袖飛走講求竹馬風鳶關刀呂戟汝事畢矣何事之

故也。其黠者曰：阿爹想亦講來。我何便不可講。講講。吾欲啼。予愕然不能杜其口也。靜言思之。蒙以養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大凡兒子不愚。其不聰明而患其不仁厚。仁厚之意。自父母起。此其生來正脉。易知易從之本也。因檢古名人以孝著者若干。則繪爲圖。以飲之。而又仿直解之意。粗註其下。以曉譬之。孝必取孺孝。而不孺者。姑置之。孝必徵事。孺而無徵者。姑置之。孝必集祥。需與徵矣。而或值雙諱之類。亦且姑置之。或權宜其年歲。或變通其語言。或刪畧其前後。或淺淡其文義。要以講一孝子。必不失一孝子之神。神既相通。字亦漸記。使吾幼易知。易從而又公之海內之子弟。以其知其從之。題曰本書蒙演。亦猶行及幼之道也。

集唐詩序

君臣曰交。朋友曰交。而夫婦居室。則兼有之。其視手致身也。儼於朝典。其切偲麗澤也。若共窗雞。此其道

甚大而衾帷之節末矣。情在我輩。其言不公。覩貌相
悅。其言不正。吾不能爲僞學。不情之譚。亦不能持娶
妻。必貌之語。然而有貌有情。反以爲尤物。可憎乎。醉
李沈虎臣先生。才士也。筆動風生。唾飛珠落。俠腸繞
千丈之虹。勇氣呵百尺之練。細君公侍公年久。以
巾節同於待月。實以硯墨比之他山。鴛瓦忽飄。鸞釵
生澁。而先生一慟幾絕。三年不言。忽遣適步。歸酒酣
耳熱。取架上唐詩集。爲結腸之篇。以寫畫眉之恨。讀

成天若義會神來。淚翻贈婦悼亡之淫心。撮開元大
曆之血。投袂而起。萬蟲哀叫。若恨通幽。無術召魄。不
靈者一時痴去。有友唁之。天下豈少美婦人哉。先生
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此婦窮交不鄙。遺我吾
未渴而漿至。未饑而餐至。未寒暑而裘葛至。未記誦
而書編竹簡至。先得我心之同然。次補我身之未備。
我有得意事。不可人語。而可語之。我有失意事。不可
我語。而可代我語之。如是者友之云乎。臣之云乎。不

必及其貌矣。此友謝之曰。如是則子詩集唐亦可集。宋亦可。可以羣。可以怨矣。乃言之。王子。王子曰。此其詩近道。更近人情。吾撫以敘之。

蓬蒿園詩集序

啓一大空 架說法點 頓俱快 異後起識
天上有才人。皆迫欲得之。人間有才。天亦迫欲得之。天之勢力。遠在人上。敢斬而不與乎。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此子瞻譜棘子成之言也。一日。庭侍老泉。戲問汝與我孰愈。子瞻失色曰。大人何為。

徐亮生日

有之乎恐 出口玉郎

此言。軾何敢望。老泉笑曰。弗如也。子之兒不我若。向使蘇邁蘇過。各登一品之尊。共享百年之壽。子瞻詎不快甚。然而跨不及竈。徒望烟樓。子瞻之快。當不如老泉之快也。海鹽吳秋圃先生。龍文鶴骨。孤矯千尋。雲間兄弟。頃篋迭吹。眉山父子。箕裘益錦。長公接侯。出胎咏鳳。弱冠騎鰲。帖括力餘。又著有蓬蒿園集。捨子建之華。守仲蔚之約。覽其顏園。已自超超。而所為古詩近體。耕騷佃選。醉脣飲元。樂則標脫。鞞捧硯之。

鋒○苦○則○參○長○爪○脩○眉○之○戒○此○開○明○案○前○持○橐○代○玉○皇○
飛○青○雪○之○唾○供○紫○霞○之○管○者○小○遺○不○謹○罰○墮○人○世○累○
之○萬○日○復○又○召○還○沐浴○五○濁○清○歸○八○素○所○謂○勛○斗○一○
翻○阿○舍○不○再○者○也○父○不○得○而○子○秋○圃○可○以○釋○然○友○不○
得○而○朋○諸○兄○慎○無○怛○化○且○夫○石○火○電○光○彭○顏○共○務○高○
文○奇○字○鐘○鼎○盤○螭○接○侯○之○所○蛻○者○不○過○一○囊○之○血○耳○
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遨○游○於○太○清○雲○氣○間○朝○朝○暮○暮○
有○此○集○在○接○侯○未○曾○死○也○

余若水曰
可以救淚
可以招魂

李道生五遊草序

何○以○謂○之○高○人○高○在○數○千○萬○仞○之○上○其○最○者○躡○星○斗○
餐○霞○氣○竦○身○入○雲○中○不○得○已○而○思○其○次○遜○乎○天○之○高○
而○取○地○之○高○以○尊○其○七○尺○跳○梁○之○始○曰○黃○帝○方○明○昌○
寓○佐○之○其○後○為○穆○天○子○至○虛○放○輩○不○過○壤○蟲○已○耳○嚴○
夫○子○志○九○州○而○向○平○劍○起○五○嶽○謝○靈○運○製○屐○宗○少○文○
畫○圖○孫○蘇○門○山○嘯○其○人○皆○欲○翹○視○入○荒○塵○穢○下○土○所○
高○不○同○厥○揆○一○也○如○臯○李○道○生○吾○之○畏○友○其○文○似○孟○

子漆園。洛陽年少。與龍門太史令。其詩在夔州伯仲間。削巉伏穉。不喜拾人唾花。一抔。孝友是其性。生廉介亦爲本等。世家中貧子。飽學內膚生。芒鞋靸沓亂髮騷。蕭逢着便吃。到處爲家。一僮一襖。可行可止。有好書靡不購。有好友靡不交。有好句靡不動。有好園靡不經入。有好花石靡不賞。有好名姬妙季靡不得。其懽心卑田可狎。玉皇可陪。子瞻可笑。安石可噀。吾嘗欲定何等。以相道生。道生道至百變而不受相。吾

遂無以窮之。五游草乃其游之大者。四嶽皆躬而華嶽以意然。吾讀王安道李于鱗袁中郎等記。似是與日。心與口猶在道學先生欺慊之間。反不若孫興公描寫數語。天台華頂爲之點頭。道生以意游者如此。則其躬者爲直心白意。更可知矣。吾嘗掬惠泉洗雙腳板。佞之曰。曾踏萬峯之頭。不走權門一步。福難消受。禍亦不來。今之山水辱于。□□苦于跋扈。襪于窻。逃吾等結想。不必強作高人。但作卑人。買山而隱。七

尺地儘有受用。豈必以尸為兵解哉。五大名家業已
把臂敦化矣。吾處咫尺金堂石室。其十里錦霧一鯁
皆香。可一棹而取者。恨吾貧不能出十萬錢為友朋
贈一廬耳。

李賀詩解序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川楮
陸之平。則必有鴈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語之正。則
必有竹墳石鼓之奇。有論語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

家寇之幻。窮則定。至於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
理也。然而變起於智者。又通於智者。三百篇詩之大
也。一變之而騷。再變之而賦。再變之而選。再變之
而樂府而歌行。又變之而律。而其實也。亦不出三百
圍鼎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

幾於一管之吹。李賀以僻性高才。拘腸肝
其間。其最稱筆硯知者。鏡深繹隱之韓愈。而
所極誠諫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唾空一世。

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
錮之。蓋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
容人間世矣。賀旣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
高澌。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
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恩。必作
澁晦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
溪刺法。當天乏。敖陶孫考之。爲食露盤也。顧其冥心
千古。涉目萬書。巽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

如鷓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時而冰車鐵
馬。時而寶鼎煇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片光。時不容方
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其遜世之悶。
卽林牧之接踵。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揚雄之言。
曰。子雲之後。自有子雲。賀死八百年。而山陰有徐渭
者。嘗奇如錯。能以叔放爲賀。而亦能以侯芭解賀。然
喉間尚喀喀而神未王也。又三十年。而曾益出。立賀
於旁。推心代口。一一詰之。而一一通之。通其渾沌如。

取浴室之風日鑿一竅通其焚亂如蚌灰湔髮從本
至條穎穎見頂通其垂隔如舌人辯語九譯響應一
說蘭閣而無不笑悅通其艱險如危橋耐雪又如五
丁蠻鏟蜀嶂乞天一線惠人以猿鳥之路通其利病
如倉公切脈低徊久之肺何以浮而肝何以沉通其
謎隱有山鞠窮乎日有而令壺齟老栢塗不能苦方
朔也通其玄古則响嚶之碑倒讀而赤文之龜墮甲
矣益益靈機刃密博記藹抽八面互觀三長競用以

疏視菖蒲以衫處火浣神不爲賀欺而才欲出賀上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通之即使賀見
此書亦必啞然大笑自謂深谷之逃影今而後詩可
以怨者其變盡出賀亦了不異人意矣泔泔之頭得
是太子忍然一汗而中心痒痒麻姑爲我數抑搔也
真古今痛快事哉一時紙貴請自隗始益字謙亦越
之山陰人

屠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歷盡寒暑。勘破玄黃。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魑魅。搶攘忙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胷中五嶽墳起。欲歎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為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為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蘖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

通八極。出佛聖至優。施從脣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假。回回演戲。繚龍打狗。張公喫酒。夾糟帶清。頓令蝦蟆肚癩。傀儡線斷。馬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曾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謂可以忽。可以羣。此之謂真詩。若日打起黃鸞兒。摔開皺眉事。憨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矣。奚其詞也。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叙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鏤。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
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
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通。廣。之。此。外。能。言。其。
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
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
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
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頽。糟。粉。肉。響。屨。板。
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音。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即。若。士。自。謂。一。生。
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
銷。肌。粟。而。安。頓。幽。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
者。真。笑。笑。即。有。聲。啼。者。真。啼。啼。即。有。淚。歎。者。真。歎。歎。
即。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
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
不。從。觴。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
舊。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

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
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頭紙。滿心滿意。只要插
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艸。拾得珠還。蔗不陪檠。
杜安撫搖頭山吃。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
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
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
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
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

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
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
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
終。得易之恒。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
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
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
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安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冷
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

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過
八。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
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爲妬語。大覺頰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
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
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
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
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
一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
仙。鐵籬海雲孤。摠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
圖。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護之也。

徐文長逸稿叙

文章之託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嶽
瀆而降者。有仙佛度世者。有神道轉輪者。有龍鬼精
怪投胎吐氣者。天之文大而近。星辰岳瀆之文奧而

尊仙佛之文旨而導神道之文肅而準。龍鬼精怪之
文奇而幻。吾以五經窺之。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詩
禮如仙佛。春秋如神道。而龍鬼精怪之文。跳梁僥僥
每見於諸子百家。蓋此數族實出一冶。雖帶乾坤之
馭氣。而原奪乾坤之間氣。正未易材也。三代以前不
可考。吾於短長時。尋屈原。尋列禦寇。於漢唐下。尋王
哀。尋楊子雲。尋維摩詰。尋李賀。尋韓柳。尋王荆公。於
明。尋孫太初。系民憐。盧次樞。王稚欽。天池山人。徐渭。

渭之才。更刁悍尖湍。欲據諸公之項。而錐其頰。口無
舊唾。不少譏呵。日不再覽。每多盱放。又性癖潔。陰瘡
不愛錢。貧卽鬻。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
不懼死。甚至感憤狂易。槩耳錘囊。終不死。不喜富貴。
人縱饗以上賓。出其死獄。終以對貴人爲苦。輒逃去。
與不如公榮者飲。卽快。卒然遭之。科頭戟手。鷗眠其
几。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字。飲更大快。一有當意。卽
棄童。過妓。屠販。川僮。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門乞。

火。叫。拍。要。挾。徵。詩。得。詩。徵。文。得。文。徵。字。得。字。見。激。韻。
險。目。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雖。有。時。榮。不。擇。茅。金。
常。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畏。之。石。針。堅。立。破。
英。雄。氣。大。未。有。敢。當。文。長。之。橫。者。也。文。長。意。空。一。世。
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
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
上。得。其。闕。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已。梓。播。人。
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

辦。其。孫。宗。子。箕。裘。博。雅。又。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千。
卷。讀。其。文。似。厭。薄。五。侯。之。鯖。獨。存。蔬。筍。之。味。又。如。著。
短。後。之。衣。絕。險。一。路。殺。訖。而。罷。讀。其。詩。點。法。倒。法。託。
法。藏。法。漉。趣。織。神。每。在。人。意。中。攘。脆。爭。可。巧。迸。口。頭。
必。不。能。出。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
在。黛。眉。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
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
成。爪。髮。皆。盡。予。斷。以。龍。鬼。精。怪。之。文。起。文。長。而。署。之。

應以贖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是集也經
予讎閱者什三予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兇威藩欲
巖文長以愛文長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
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謀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
治者衆其必有以處茲玉也矣

游喚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
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恒

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
賦之兩足亦不第欲走其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
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魄狹天之下三
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場
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
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
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絕世猶
曰無岷侖劉夢得初見天華以爲奇盡後識九子而

悔其言之失。賢者如此。是安可以責蠕蠕攘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鑪冶。而但爲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黃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闈。不敢空闕一步。是蜂蟻也。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將至。秉燭猶遲。郊說言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大。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喚。

律陶序

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衝。解腹探腸。縷縷濃熱。忽從友人所見靖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寒胎夙契。不覺雪冷冰權。嗣後靦顏三仕爲令。頗遭呵罵。歸作蠹魚。檢先生集。童子讚歎。朱墨猶丹。又不覺血潮之湧於首也。老坡高節萬仞。文章不許人傍。隻字猶時時抄寫歸去來辭。蓋先生齒頰之餘。不第

芬清可剔。其朝聞夕死之悟。言言聖諦。可以澹生。可
以饗日。可以解勞。可以驅怖。了得此一大事。乃貫頂
海音。不容思議。故足述也。予日既述先生詩。園居之
暇。偶爾詠事。或有追思。戲以先生詩作律。而卽以律
律先生律者。先生之所攢眉也。而見此律。則必當眉
開十丈。笑謂是子也。善盜若老坡。以爲爾。但此文葆
何難。則有答譬之奕棋。得先手者。便高如髯翁五言
十首。奚歸去辭。爲文贈亦又何難矣。老坡又將倭我

乎哉

送周岐山陟濟寧衛經歷序

贈賈

余昔令槐里。道出野王。過寧邑。太行山下。一黑子耳。
私謂此四戰之地。蝗包山腹。飛而食人。五板土垣。莫
衛也。頃者寇躡晉豫。幾遍而寧陷。令及尉處之。是時
丞爲吳門岐山周公。督運去小灘。妻若子。入智井。以
免歸。見積骸殷澗。乃大慟。或勸之行。謂狐狸晝嘯。鬼
夜哭。公何戀此雞肋爲。公曰。吾行也與哉。令戕尉害。

上幅叙承
之詐大羅
濟儘方發
議中幅開
閒說府幕
之行所無
事後又說
衛幕之人
與地宜詳
略轉折極
其合轍此
曾子固蘇

子由之所
不能及與
足以比肩
大蘇

門人蔡汝
識

有丞在。朝廷命吏也。取篆鳴鐘。集父老。收拾殘喘。聽約法。日者之潰。以城惡。故速鑿渠。丘之轍。築之登。登仍品穴。其濠而誘。覆之第。囊瓦不用。尹戍言。雖城。過百雉。何益於。是乎。議守。守之如何。富以財。貧以力。力者主之。而財者奴之。一時踴躍。超距者雲集。而公。以爲不可用也。仍議募。設鄉勇。幾何人。鹽勇。幾何人。殺之。堅銳。教之。擊刺。又爲之。摘骨汰羸。休老鼓壯。人。惟敵是求矣。而又慮庚癸之呼。沙籌之唱。無暇求。

敵也。乃議餉。益私不可。仰屋不能。事出倉卒。乃矯命。貸郵賦。勸義輸。盡出其月廩。星索。以及其內子之簪。珥。佐之曰。何如。沒於賊乎。民大悅。旣而客兵至。公亟。令逆之境上。酌材堡之。稍可支者。其其不借。且教之。詞令。若來勤。王大庇我邑。不腆一牛之犒。不足抵。效高。客兵相戒。無譁入。向使閉之。城而又逃之。野其。備有。除於受賊者。兵去。議巡警。議鞭貫。議獎同心。十。之也。鳳鳴所共。方有乘危以射利者。而輕薄少。矜。

強作解事。喙長三尺。目中何有一丞。張仲景之醫。不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佞在江州辦賊時。同一陞藥之局已耳。然而公得展其用者。以一邑止一丞也。

向使令掣之尉。又踣之公。得有今日乎哉。城甫備而賊又至。凡五輸而五墨焉。事急賴公。事平不賴公矣。

公無金入長安。地方重公。而長安不以公重。此有吾郡府參軍之遷也。吾郡幕不能重公。而郡則或能為公重。山稱臥龍。為千巖萬壑之長。二千石以下得署

歷歷其苦
如魚飲水
即今局幕
自陳能如
此款洽不
孫

居其中者。皆洞天福子。且去公家僅五日。公得嘯咏二年。以酬萬死一生之苦。公即無所表見。而文凶害亦何不可以重公。公於寧為丞。又為患難之丞。吾所謂一丞可丞也。公於吾郡為幕。又為無事之幕。幕亦不知若而人矣。使公自匿。不余示。余併不知有公也。公尚得以幕見哉。吾郡何地。而公以一事與乘人左。是仍以寧治越也。卿法我法。得遷在城。公猶幸矣。故事衛幕視郡幕較薄。然以朝廷用人之意。測之則

濟上為軍國咽喉。尺籍伍符。參軍得以稽覈之顧。朝廷未必知用公。而又似知用公者。則天之所以用公也。濟上有公在。吾何憂。揭竿輩哉。昔祖逖陶侃。澄清節鎮。名流千古。然皆起自參軍。今上立賢無方。一言稱旨。不惜畀薇垣之座。以風勵天下。公處囊之穎已著。今官地俱得自見。無謂世無喬琳其人者。以刺史求刺於錄事也。公生命屯蹇。多所別歷。四歲失怙。五歲失恃。為母姑所抱。而又見背。艱苦萬狀。讀書不成。乃譚兵說劍。間關寒餓。得入春明門。以筆札之役。受知戚畹。周長公一見。呼為宗寶。乃授之婚宦。以至有今日。讀公自序。其生平真令人可涕可嘆。一飯不忘。而報恩必薦者。皆骨脊男兒之大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公年踰壯。余舉此兩語贈公行矣。

贈賀木母董太孺人七十壽序

乾與坤世之兩大壽也。得其氣者天而壽。得其理者

來得高不可極深不

人而壽。以予所誦觀令妻壽母。未有不本於坤者。而獨於水太母。悟後得有常之義。倍爲摯切。今夫齋而復通。誓通復齋。而又能以齋還其通者。則不可謂之常也。不可謂之常。而常之理。取諸券寄。則其常也。乃大方母之歸太翁也。縑素不同軸。單溫不共衣。人情乎。而代周以有終。無吝志。翁與姑其分內也。而周太母之父若母。亦不欲爲分外也。遺女如所生。秉兩家政。如一督。濕哭乾。此突。彼兀。而貧偏合。老穉無能。

具取足於一髻之十指。無論其茹者德也。辨者才也。而襟期朗豁。爲夫子承。惟布愛得讀書。一意而糊其口。於四方無夢寐。顧有良匹之力。如此哉。太翁旣譽。書舉啓明。尋以高第。令壯縣懸魚。酬水不敢私一。篚而日親賢下士。問民間疾苦。則伯宗羊子之戒。與友在帷厨也。亾何太翁瘁於令。縑已至口。而瓶忽。靡寸心一灰。何涕無所。太母反杖之。忍須臾。孤兒未角也。七喪未土也。旣有嘉封矣。乃反翟爲荆。投繡而布。

叙一生艱
苦卷舒溫
和蒼翠渾
固此天廟
金和玉節
之文
門人題
識

歸安三世之骨始評粥飯課啓明乙卯之役啓明聽
鹿還懷饗肉長跪母前母方相抱而泣語啓明日老
婦又有今日乎我逢一惡境倍憶往時逢一佳境倍
憶往時三十年苦婦三十年苦母功名細故此不僅
僅以進士勗啓明也今太母稱七十清臚如電銀髮
稍被朱顏手猶不絕鍼紉是將為百歲寶婺抑知太
母之所以常平坤口後順得常順者太和之氣貞固
之理也太母苦矣而不欲逆於

悲樂矣而又不欲逆於樂凡所為順者皆太翁之旨
而母特後之者也母為太翁宜猷而終以其伐歸太
翁此不但代周有終乃代太翁以有終也啓明秀眉
大度雲斤月斧之文自當鏤琢世華木天藜火是其
囊蓄然值此號號之秋翼厥心而龐厥養以經緯翊
運顯揚不朽上太母人瑞之觴是謂用震承坤用坤
承乾行地無疆其志乃遂又三十年後母方大愉快
矣乎請以是質諸壽母何如矣

賀賴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昔微子之仁。同於比干。而程嬰之義。難於杵臼。何也。
一。立趙孤。一。存殷祀。皆天壤間大節所係。九鼎懸之。
一。絲也。婦女中。亦有微子杵臼。所謂筭而雄者。代丈
夫而爲丈夫。不在其有鬚眉。而在其有意氣。此可以
風千古矣。余萍游山水。過章貢。有天禧賴子。負笈問
業。望之璧人也。麤服亂頭。皆好。旣見其魚魚雅雅。詢
之。誰以司教。則泣而前曰。先君子久棄不孝。今母氏

劉在北堂。劬勞罔極。生育輔翼之苦。有熊丸葛本之
所不能喻者。母二十于歸。歸六年。卽歌鶴。是時禧纔
一周齡耳。奪志之語。無敢相加。卽殉身之事。亦不必
乃。爾母于痛慟之後。抱禧在先君子之前。踴躍三百
要之。以天日申之。以祖皇而盟之。以靈爽旣窺。窅訖
一。漣一。粥視。禧之啼笑。禧所遺。洩矢。母遜乾。就濕。滌
潔寢安。方得私七箸也。禧就外傳。母賚荆楚。長跽而
進塾。師曰。此兒稍劣。卽榜之。禧有知交。至母出簾窺。

之。察。其。言。語。動。作。端。人。也。敬。款。雞。黍。不。啻。截。髮。之。速。
 否。則。一。茗。不。出。呼。禧。入。此。何。人。哉。禧。一。日。他。飲。夜。歸。
 母。號。擗。震。號。一。哭。幾。絕。禧。伏。床。下。誓。當。改。圖。母。焯。焯。
 氣。十。日。始。稍。轉。禧。家。不。素。封。而。徵。可。支。調。外。侮。內。偷。
 俱。母。禦。之。以。法。而。閑。之。以。矩。不。禧。聞。也。翠。翹。金。粉。之。
 事。已。矣。卽。寸。綺。尺。紵。體。未。嘗。離。也。所。食。飯。僅。脫。其。覈。
 魚。鹽。一。器。饗。之。若。上。珍。或。有。所。質。貸。其。人。不。能。償。以。
 子。女。來。母。麾。手。取。券。付。之。其。施。樁。掩。醬。歲。以。什。百。計。

發。後。寫。志
 以。崇。類。也
 凄。清。之。致
 婉。轉。于。叙
 次。之。中。先
 生。真。天。降
 真。人。從。空
 而。下
 門。人。徐。咸
 潤。識

臧。小。過。母。以。理。譴。之。鞭。扑。在。禧。者。反。多。於。此。輩。聞。先。
 生。至。止。如。天。際。真。人。從。空。而。下。命。孺。子。亟。從。之。無。相。
 失。也。茲。再。閱。二。春。秋。母。五。十。矣。禧。不。能。卽。騰。杳。雲。霄。
 邀。王。言。以。榮。母。而。先。生。一。字。之。袞。何。有。吝。焉。不。佞。登。
 其。幣。曰。賢。哉。有。是。母。有。是。子。矣。昔。巴。寡。婦。清。能。以。財。
 自。衛。不。聞。其。義。方。垂。子。訓。卽。羅。鮑。二。君。皆。一。時。激。烈。
 之。行。不。可。以。言。中。庸。如。劉。孺。人。者。三。從。無。愧。一。節。自。
 老。所。謂。布。帛。菽。粟。至。平。至。淡。而。至。永。至。久。者。也。禧。能。

勉旃。螢攻雞舞。不三年而可以六珈。報春暉地載之。萬一致孺人稱令妻壽母。如宰相張齊賢故事。滿朝回班。起居太夫人。不亦快乎。母年初度。予拭目待之矣。

賀許太封母李太夫人霞翁許老公祖一堂雙

壽序 代

今甲申春王正月。茸城守相致餼率篚篚笙歌。候都諫霞城許公尊堂李太君八十初度。又踰月而守相

兩山青峙
一鑑雲停
門人許必
璉識

更致餼率篚篚笙歌。候都諫公六十初度。茸城士大夫欣欣喜色相告也。以為吾郡三泖九峯毓靈孕秀。往往勝事膾炙人口。如陸平泉先生七十舉伯達。至九十五而猶及見其魁南宮入天部。茲太君二十舉都諫。入十健飯。又見都諫亦稱六十壽。俱伊始談何容易也。於是其門下士太常金公蘭業已製學恭祝太君矣。而又復上一觴於都諫。公名曰一堂雙壽。以揚厲詡耀其凡百斯男。乃函幣走數千里。微言於倪

子倪子曰。美哉乎。盛始基之矣。泮宮之頌。以孝求祐也。闕宮之頌。壽母而尊也。而爲人子者。卽宜君宜王。未必能以已壽上親之壽。石戶三農。青城七世。鳩杖相扶。雞窠下拜。豈無母子。引年者。然而未必有聞陶谷子伯宗。田稷之母。壽矣。或以子勞其神。羊叔姬魯臧孫敬姜。曲沃之母。賢矣。壽矣。或以子負其教。孟軻氏孫叔敖。吳隱之母子。俱賢矣。又未知其登年何似。談何容易也。庶幾虞潭之事。可以方公。養堂在上。王

大將軍以下。皆就拜謁。母年垂百。而潭拜武昌侯。加金章紫綬。亦江左之前茅矣。然而又有不必其然者。太君葛然。白首戴勝。而居趨走強駛。所嗜者芋魁羹也。東門之甃。不以易谷風之勞。都諫李婺州時。杜魚陶橋。卽以封還李翁之祿米。不敢餘三石。在承明之庭。常以潘輿迎養。太君志曰。兒還須我乳耶。尊鱸自味。肉笑長安肉。風音不耐也。又勅都諫。汝爲好官。汝不合時宜。柄鑿爾爾。苟歸乎來。已而都諫嶽嶽嶙峋。

獨行其志。笑比河清。筆如山判。正色立朝。避人焚草。有談逆焰。時風者皆塞兩耳。勿聽短後衣。一舟歸却採蔬進菓。母子仙仙。視虞潭所得孰多。何以言之。虞潭雖得侯封。而母之風。雀隱几倚閭者。中夜數起。神雖王而弗善也。此何時哉。張齊賢回班起居之說。吾不羨也。談何容易也。卽以元璐言之。小人有母亦既老於勤渠。皇上命嚴絕裾。夙駕初。猶執于戈以簡。社稷。今令持籌算以荷薪。衰孱弱。纖軀骨銷鬚。

老。夢回雞唱。身依碩寤之堂。玉賜金憐。竟絕度支。

之署。而母夫人書來。汝且一意佐縣官軍國。勿以

老人爲念。王陵愈急。介子何人。視我許公。奉我太君。

人間乎。天上矣。夫母子團圓。則茅容之雞肥。甘可以

復進。子孫法度。卽劉裕之相。可以世傳。他年都諫公。

之八十。正太君之百歲也。都諫公之百歲。又太君之

十歲也。焉知不與石戶三農。青城七世鳩杖。

下拜者。等若大張齊賢宰相之事。擢回班。

太夫人之慶。公自有之。且稍待天下之清。若以目前
論之。三公一日。卽明璫翠羽。綠飭蒲輪。日上九賓之
饗。吾不以菽水易也。公固籌之孰矣。此何時哉。

賀徐定侯新蒞山陰令序

山陰古越地。以秦封得名。謂其臥龍山右也。越郡凡
八邑。而山陰爲之長。縣治枕龍角。拱巖環壑。星臨牛
斗。秀美之所都。筮仕者獲之。輒曰。據尺木吉。先後升
騰去。匪天官。卽徽省柏臺。往往至名。卿碩輔。今上

貫穿千史
成一家言
古氣隆起
新裁泉湧
大匠之門
百材皆度
門人陳錫
狂識

際中興。定南極。念欲大恢金鼎。調玉燭。爲天下得人
難。而幅幘漸偪。財賦如積黍。催科撫字。惟良有司。是
亟。吾越旣東南。一海陸至此。更稱大觚。哀然壯縣。不
易材。虛其席。而吝其綬者。頗久之。銓臣數詆度。始得
公。上請曰。可。乃昇公。公綠袍。玄鬢。東渡行沙上。父
老子弟。分當擁篲。亦不盡爲陽鱗。見之一驚。天上
壁人。何以下。此日電骨霞。爲問徐郎。年纔十幾。是將
父我。不腆山川。互相映發。此版圖仙異。實式靈之也。

有肺腸其人。且羨且訝。謂公世閱閱。簪笏滿牀。銅官墨離。大姓指首屈。翩翩佳公子也。棣萼聯輝。而公又蚤炳道氣。雖深世情。尚淺恐佔。俾鉛翰之未遐。而簿書繁令之是。責謝晦色。矜子奇智。少獲上。羈民信友之故。入面六虛。萬端千緒。恐未必能耐也。而公不然。下車延見。登門造請。冬日溫舒。夏雲靜及。其仁其賢。井井格格。而未嘗不以元氣渾沕之。擊鼓上堂。序老祖側。目不敢懷。刷說郢書。伍伯告其筭。今而後。關壯餒矣。至見百姓。先詢其疾苦。聲抑而意平。小有鼠雀。輒下堦諭之。歲暮矣。又曰。春事方始。遣之去。孔子曰。朞月而已可也。而公未朞。輿頌雷轟。錦傳萬谷。不知吾邑何以得此。睿慧。倘所謂山川之緣。結於夙世乎。僕亦曾。仕爲令。讀令冊。最悉。稍縷其最著者。宓子賤。鳴琴坐馬。期戴斗。尚矣。繼之者。西門豹。史起之疏。築也。卓茂。范甯之。教生徒也。薛宣之。牒貪孔翊之。投囑也。虞詡之。任難也。孔奮之。遠脂而桓。龍門之。絕饋。

也。羅衡之鋤黨也。鮑昱之弭盜也。焦延之先知也。陸雲之錄訟也。殷哀徐韋之懇利也。沙穆鄭弘之致雨也。周澤之奉公不苟而陶遂之計俸方食也。王渙之重孝弟而曹褒之正身率下也。家懸一明月人寶一玄珠。然而各書一行如春秋紀事如史記列傳悉小宗耳。不知作縣有譜在譜何出。出自山陰齊書南史內傳僧祐三世令山陰並有奇績所謂譜則祖孫自相傳秘之不人示。劉玄明續諸傳為令大有能譽傳

之孫。癡又復續之請益于玄明答曰我亦更有譜。卿家所不載者。臨別當相授。如期探之。則日飲一升飯不飲酒也。此之為言慎也。可以法今古。故曰令譜出自山陰入我。明熊熊獄獄者名宦不勝紀。而僕通籍五十餘年。所日觀者。新城耿華平。緝密而寬。馬湖楊近明。勤忍而執。富順范我。遠謙雅而詳。華亭王念生。果毅而肅。歷陽馬騰。仲軒爽而厚。俱登陟作顯官。尋常亦不失開府。今家宰丹陽張公赤涵。握篆時年

歲亦在終賈濡默退然就有道而正焉。庇單獨擊勢豪獎恬薄兢。吾鄉俎豆之。如桐鄉畏壘。至今不能忘。不特吾鄉不忘公。公亦不忘吾鄉。衣帶水魚筒往來不絕。不因其碩果而疎也。不因其老蔗而膩也。公家去張公僅一春。而張公入秉之時。正我公出綰之日。相逢于白兔紫金之中道。知必有秘譜付公夾袋者。所謂張公自有說也。張公行且大拜。公亦且必繼張公。然而爲當日之張公。已難而尚易。爲今日之我公。則其難而更難。何者。此薪裘扞軸將盡已空之際也。僕等年誼通家。規頌並獻。公得無一茹其言也乎。

香報軒集序

春三月先皇殉國。巖壑七十老臣。恨弗克追隨地下。躡躑間新上。彫起金陵。詔求舊及罪廢之餘。與循良唐豫公。祭政府銓衡。皆苞苴穢甚。亟謝之。共豫公舉桂酌。出其香報軒集索序。錦繡撲鼻。何說瑞麟。乃知天下之香。莫過於詩書者也。蘭心檀口。墨藻筆花。一

吐氣霧騰碧落。班馬姓字臭聞迄今。比其施於天者厚矣。芬投無不芬。應或芹。或茆。或秋馥。或春魁。或惹御爐。或披漢殿。或郊林之一。或寶氏之五天之報。瓊不爽。然報其後者也。更有幾先以廸疇人超凡格。豫公世薦德馨。昭鍾曇鉢。步蟾宮歸下帷。西施山槁桂。再築共異之。提軒紀兆。豫公果遊杏苑。宰吳播為荀令。客曰兆驗此矣。他日必含鷄鳳閣。是何薄期我。豫公也。公畏冰萬仞。以項強拂袖。擁百城南向。構不朽。

素視軟紅土。上糞靛輩。其熟香客。又以桂子。佞叶熊。後詎寧惟是。此際天崩矣。日墜矣。苟上帝欲命一愛日者。簡以捧日之官。舍豫公之忠孝誰屬。特勅行生代不言之喉舌。而日無魄兆。姑以月。曠之月。又有盈虧始。以月中之香。曠之陰。先陽報。俾性辣者。固植其幹。以易枯。而苑均看。二曜重輪。薦馨世。世優鉢家家。香不止。一集一公也。毫矣。謹菴亦得。拔泥塗。而附蓮。社快何如之。報報。